

父爱的世界

FU'AI DE
SHI JIE
XILIE

范先慧 著
扑朔迷离 系列

感受坚强
学会担当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APRILTIME
时代出版

父爱的世界

系列

扑朔迷离

范先慧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扑朔迷离 / 范先慧著. —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9
(父爱的世界系列)
ISBN 978-7-5397-9603-1

I. ①扑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儿童小说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80751 号

FU'AI DE SHIJIE XILIE PUSHUO-MILI

父爱的世界系列·扑朔迷离

范先慧 著

出 版 人: 张克文 策 划: 何军民 陈明敏 责任编辑: 张 怡 曾文丽
责任校对: 王 姝 装帧设计: 侯 建 责任印制: 田 航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hs>

腾讯官方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 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32(办公室) 63533524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635mm × 900mm 1/16

印张: 16.5

字数: 16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
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9603-1

定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目



录



楔子 / 1

一 / 4

二 / 11

三 / 20

四 / 27

五 / 33

六 / 37

七 / 45

八 / 4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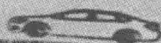
九 / 56

十 / 62

十一 / 68

十二 / 79

十三 / 86



十四 / 97

十五 / 109

十六 / 115

十七 / 121

十八 / 125

十九 / 135

二十 / 141

二十一 / 150

二十二 / 160

二十三 / 167

二十四 / 176

二十五 / 188

二十六 / 196

二十七 / 208

二十八 / 214

二十九 / 223

三十 / 234

三十一 / 242

尾声 / 254

· 2 ·



楔 子

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。

溯儿的妈妈从医院走出来的时候，天空变得有些阴晴不定。

从新街口闹市穿越铁心桥高架一路驱车下去，起初见到的只是空荡荡的街道和几盏朦胧的街灯；渐渐地，马路变成乡道，郁郁葱葱的行道树逐渐被茫茫无边的麦田和翠绿荫翳的柳树所取代。

柳树绒绒的絮由田间飞来，漫无边际地挥洒在天际之间，宛如一场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。被这场大雪吹拂覆盖的，是暮霭沉沉下的栖山公墓。

溯儿的妈妈缓缓地沿着公墓残灰色的道路拾级而上。她知道，当这场无边无垠的柳絮飘飞之后，南京那绵长而炎热的

夏天便要来临了。一想到夏天，她便不由自主地悸闷心慌，印象中的温热和潮气扑面而来，将心中那段难以抑制的悲伤记忆推到眼前。

栖山公墓肃然静谧、四平八稳地矗立在山顶上。山路起承转合，蜿蜒曲折。当脚下软软的青苔变成了光润的青石板，就到达墓园了。

她望着远处那块熟悉的墓碑，怔怔地停住了脚步。

那片青绿环绕的墓碑前面，孤零零地站着一个人。

那是溯儿的爸爸。

人过中年的他，个头本就不高，年轻时壮硕的身躯现在已经微微发福，一颗硕大而浑圆的脑袋低低地压在肩上，肩头因叹息而耸动。

溯儿的妈妈远远地站着，静静地等着，直到看着他沿着山边的另一条小道缓缓离开，这才如释重负地一步一步走上前去。

花岗岩砌的墓碑被人悉心地擦洗过，周围的杂草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。镶嵌在照片里的人和那灿烂的笑，早已定格在一张黑白两色的单薄照片上。

远处隐隐传来雷声，像是时隔多年依然能清晰听见的、隐隐作痛的声音。

不知不觉，细雨，淅淅沥沥地飘洒下来。

起初低沉而绵密，逐渐变得肆意而滂沱。

她立在墓碑前，站稳身子，撑开一把伞。

就在此时，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倏地从她身边跑过，一身半新不旧的鹅黄色衣衫，肩上斜挎着一只红蓝相间的布包，一双黑灰色的运动鞋被泥水浸透。随着他迅疾的奔跑，混浊的水花溅落……

她怔怔地站着，望向那少年雨中的背影。

如果溯儿还在的话，会长成什么呢？

恍惚间，手中那把蓝底云霞的雨伞脱手而去，在雨幕中翻滚着，掉下层层叠叠的石阶……



闹钟不失时机地聒噪起来，将赵朔从昏沉沉的睡梦中拉出来。

他在床上伸了伸懒腰，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，麻利地从冰箱里取出两个速冻包子丢进电蒸锅，然后开始有条不紊地穿衣、洗漱……

一大清早，家里只有他一个人，这个 12 岁的少年早就习以为常。

闹钟是母亲昨晚调好，放在他床头的。赵朔的母亲是儿童医院急诊科的医生，工作繁忙，早出晚归是家常便饭。至于父亲……一想到父亲，赵朔便不自觉地皱了一下眉头——下关区热河路一带的街坊邻里都知道，赵朔的爸爸是个远近闻名的无业人员、二混子。四十多岁的人了，成日里晃着两条肥硕

的胳膊，游走于街头巷尾，胡吃海喝搓麻将，逗鸟看花遛小狗，偶尔还会被“请”进热河路社区警务工作站“住”两天，回家后浑身上下又脏又臭，令人作呕——这不，昨晚又是一夜未归，指不定又到哪个犄角旮旯里插科打诨斗地主去了。

赵朔将课本和作业收拾停当，三下五除二解决了一个包子，书包背上身，钥匙揣口袋，准备去上学。他走到门边，下意识地膘了一眼厨房里的那只电蒸锅。电蒸锅里还剩下一个包子，软绵绵、白乎乎的，此刻正静静地趴在尚有余温的蒸屉里“蒸桑拿”。明知道爸爸今天未必会回来，他还是走过去，把电蒸锅调到了保温状态。

从电梯下来，走到小区门口，赵朔知道，李凡可一定在那里等他。

果然，一见赵朔，李凡可大老远地就飞也似的跑过来，两只瘦瘦的小羊角辫在晴日里的阳光下一蹦一跳的。

“朔哥哥，咱俩一块儿上学啊！”

赵朔撇了撇嘴，有些“嫌弃”地看着她：“可儿，不是告诉过你嘛，从这学期开始，我就是初中生了，而你还在上小学，咱俩不在一个学校了，怎么一起上学？”

“怎么能一起上学？”李凡可不以为然，“我现在读六年级，明年也上初中了！况且，十二中学和天妃宫小学不是同一个方向吗？”

“不是这个问题，”赵朔耐着性子，好声好气地说，“你别总是这样跟着我，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”

“谁稀罕跟着你，”李凡可不卑不亢，“是你爸让我看着你的！”

“我爸？”赵朔嗤之以鼻，“他还是管好他自己吧！”

“说到你爸，前些日子我还看到他呢。”李凡可冲到赵朔前面，边走边回头说，“他蹲在姜家园巷子口，一待就是一整天。早上看见他蹲在那儿，晚上回家看见他还蹲在那儿，什么也不干，就看着路边的一排商店和过往的行人发呆。我过去叫他，他就和我捉迷藏，玩‘谁也不认识谁’的游戏……可逗了。”

“所以你晓得了吧，”赵朔嘟哝了一句，“他就是这么一个不务正业、游手好闲的家伙！”

“我倒觉得，他是个好人。”李凡可说，“小时候，我妈到外地演出，爸爸也因为刚刚调岗，工作特别忙，你爸就主动把我接到你家住，还常常给我买玩具、讲故事，天天陪我玩儿。”

“谁不知道我爸喜欢女孩子，做梦都想有个女儿。”赵朔摆摆手，“反正我从小到大和他就不对付。”

他看着李凡可，不由得有些羡慕嫉妒：“还是你爸好，玉树临风，威风八面。打小，李建晞叔叔就是我的偶像，长大以后，我也要做他那样的人！”

李凡可一听赵朔提到自己的爸爸，立刻得意起来：“那当

然，我爸爸是最棒的。可……”她有些踌躇，“他天天都要加班，我妈妈对这一点很不满意。她人漂亮，舞又跳得好，最近收到许多邀请函，总往国外跑。她劝爸爸换个轻松点儿的工作，腾出点儿时间来照顾家。为这个，他俩经常吵架。”李凡可抬起头，怯生生地瞅着赵朔，“你爸爸和妈妈平日里吵架吗？”

“吵架？”赵朔歪着头，仔细想了想，他忽然意识到，自打他记事起，他的父母似乎就从来没有吵过架。

“不吵架的父母，多好啊……”这下，轮到李凡可羡慕嫉妒了。

“唉，”赵朔看着李凡可的样子，叹息一声，“你还小，你不懂。不吵架并不代表关系就很好。我爸我妈他们是……唉，和你说了你也不懂。”

李凡可顶不满意赵朔的那句“你还小，你不懂”，她刚要争辩，赵朔却陡然间停下了脚步。她不明就里，顺着赵朔的目光望过去。

这里离十二中学已经很近了。前面不远处一个丁字路口，转过一个拐角就是。就在那个丁字路口的拐角处，站着两个人。其中一个身材矮矮胖胖的男孩赵朔认识，他是赵朔的同班同学左光辉，就坐在他前面；站在左光辉身边的，是一个十四五岁、人高马大的男孩，套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鹅黄色T恤，露着两条油光发亮的胳膊。这两条粗壮有力的胳膊将左光辉反剪



着双手压在墙上，左光辉肉乎乎的小脸几乎要挤到墙缝里去。

李凡可虽然年纪小，却也懂得发生了什么事。她暗暗地拽了拽赵朔的衣角，示意他别管闲事。

说实在的，赵朔起初也的确不想管闲事，直到那个大男孩将左光辉提起来用力一推，左光辉顺着墙根儿斜斜地栽倒在地，捂着鼻子趴在地上，发出一声痛苦的呜咽。

“左光辉！”赵朔用力喊了一嗓子，顺手捋下李凡可紧紧拽着自己的手，跑了过去。

左光辉见有人来，像看到了救星，连滚带蹭地爬起来，一下子蹿到赵朔身后。

赵朔贴紧左光辉，压低声音问：“干什么的啊？”

“要钱的……”左光辉低声怯怯地回答，“我……已经给他了，他嫌少，就打人。”

赵朔听明白了，刚要转身，却见那个大男孩已经大步流星地朝他们走过来。

方才离得远，并不觉得有什么，可现在冷不丁和那个大男孩一照面，赵朔心中暗暗吃了一惊：自己的个头儿在班里算是高的了，可这大个子男孩比他还高出一个头，浑身上下结结实实，猛然往跟前一杵，宛如一面高大结实的墙。

赵朔心中叫苦不迭，表面上也只能佯装镇定，拉了左光辉，转身想溜。

然而，大个子男孩微微侧身，只稍稍跨出半步，就轻而易举地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

“爱管闲事是吧？”他的嘴角挤出一丝干笑，指着赵朔，“你，和他一样，把口袋里的钱全掏出来。”

“我没钱。”赵朔实话实说。

“没钱？”大个子男孩显然不信，“把书包卸下来让我搜搜！”

“你凭什么……”赵朔话音未落，一记老拳就重重砸在他脸上，坚硬的骨节击打在高耸的颧骨上，连带着耳鼓也跟着嗡嗡作响。他随即捂着脸跌倒在地上，紧接着，更多更重的拳脚劈头盖脸地向他袭来，他本能地伸手去挡，头顶忽而传来一声清脆的呵斥：“住手！”

是李凡可的声音。

赵朔心里一个激灵，急忙转头冲着她大叫起来：“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！”

“我为什么不在这儿啊？”李凡可不但不逃，反而铆足了劲跑过来，指着大个子男孩，嚷嚷道，“告诉你，我爸爸是警察，我刚给他打了电话，说学校门口有人抢劫。他让我在这儿等着，一会儿就到！”

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大个子男孩。

“哄谁呢？”良久，大个子男孩才重新挥舞着拳头，恶狠狠

地说。

“我可没工夫哄你，”李凡可说，“我爸爸大名叫李建晞，是下关区热河路这一带鼎鼎有名的片警。你要是不怕警察，就乖乖在这儿等着；你今儿要是敢打我，我爸爸挖地三尺也会把你给揪出来，不让你进派出所也要让你爹妈进去待上几天！”

大个子男孩起初有些犹豫，轮番打量着他们三个，终于，他用尽全身力气使劲踹了赵朔一脚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

李凡可俯下身子，蹲到赵朔身边。

“哎哟，可儿，你还真行，刚才差点儿把我吓死了。”

“让你不要多管闲事，活该被揍了吧！”李凡可气咻咻地说。

左光辉在旁一听，急了：“哎，这叫‘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’，今天要是没有赵朔，我可就完了。”

“你完不完关我们什么事？”李凡可一脸不屑地看着他，“我要看好赵朔，我答应过他爸爸的。”

左光辉一脸纳闷地看向赵朔。

“哎呀，行了行了。”赵朔的脸红得像块红布，他揉了揉肿起的脸颊，冲李凡可摆摆手，“还越说越来劲了，赶紧给我上学去，再晚就迟到了！”

二

整整一天,赵朔都没精打采地趴在课桌上。

下午两节自习课由班主任舒谦晔老师看着。

舒谦晔老师,因为姓“舒”,外号“老舍”,尽管只有三十多岁,脸上却总浮现出一副老气横秋的神态,皮肤黝黑粗糙,手上青筋暴起,一头粗硬的短发带着头油,贴在脑袋上,那簇黑发当中还夹杂着几根白发,在教室的日光灯下不甘示弱地闪闪发光。

老舍平日里爱穿黑色或灰色的衣服,悉心教导时和颜悦色,训诫含怒时伴有雷霆之风。别看他一副气定神闲、不显山不露水的模样,骨子里却自有一番独特的气场,令整个初一(2)班不仅服他,而且多多少少都有些怵他。

赵朔记得自己刚刚入学那会儿,一次体育课上,隔壁班的

姚肥在球场上几次越位，还故意绊倒了他。赵朔从小个头高，身子壮，没受过什么欺负。这一下对他可非同小可。赵朔从地上爬起来，抡起老拳，直接打破了姚肥的头。下课以后，舒谦晔老师把赵朔叫到办公室，让他把家长叫来学校一趟。

赵朔用眼角瞥着有些少年白的老舍：“叫家长？有本事你自己叫去啊！我妈出差了。我爸？你能叫动他你去叫好了，反正我是叫不动——我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。”

舒谦晔老师打量着赵朔，笑了一下：“原本我让你把家长找来，是给你一个机会，和你爹娘好好解释一下你今天的行为。结果你让我去叫，好，那你也别辩解了，该干吗干吗去。我一个人和你的家长好好聊聊，如果他们不管你，我来管！”

结果，赵朔前脚走，舒谦晔老师后脚就给赵朔的妈妈打了电话。

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妈妈接了舒老师的电话，连原本就定好的医学报告会也不参加了，直接买了机票回来，这在以前是从没有的事。

第二天，妈妈亲自领着赵朔到学校去见舒谦晔老师。

在赵朔的记忆里，那本该是妈妈和舒老师的第一次见面。可两人只是互看了一眼，就都有些发怔。

还是妈妈先反应过来，冲老舍点了点头，喊了声“舒老师”。